灰烬

——每个人都因为他们的使命而降生。博士，我相信我也一样。

“晚上好啊，小艾。”

门内的男子用他充满困倦的沙哑嗓音向门外的人影打着招呼，而那身影却只是伴着窸窣踏进了书房昏暗的灯光中。

他是怎么发现自己的？那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怎么也琢磨不透。不过她也任由这失落的沉默在空气中弥漫，但她又有些许不甘，因为他就坐在自己背后的椅子上……只是一如既往的寡言。

“您还不休息一下吗，博士？长时间进行脑力劳动与过度摄取含咖啡因的饮料都是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她没有对这单纯的建议进行过多的修饰，所以这段缺乏情感要素的陈述听起来只是为了引出一个话题。

不过她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再说话，直到她发觉那起伏的呼吸声放缓了节奏。

“博士？”

对她来讲，待在他的身边并听他讲述外界的故事要比整晚都被锁在充斥着机油与漂白水气味的操作间中使她安心得多。

“啊？怎么了？“

她回过身去，注视着那个男人随着灯影飘摇的侧脸。烛光甚至遮掩了他那在平日里都显着有些神秘的微笑。

疲惫凝成霜结在他的发尖，汗渍在他的脸颊旁留下的印记格外醒目。

我想要做些什么，那细碎的臆想就如同篆刻在拜伦规则中一般呼之欲出。

“博士，今天就休息吧。”

……

我知道的，就算我的生命如同人类般漫长，有些事也会因为怯懦与迟疑而永远地无法挽回。

……

“说得也是……。”依旧是他那招牌式的微笑。“小艾，做些什么。”

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人而存在。

那含糊暧昧的“感觉”永远不像拜伦规则中描述的那样清晰，但就如同在那灰暗的操作间外发生的一切——它令我激动不已。

“比如和我说几句话，毕竟适当交流是科研工作重要的一部分。”

“博士，再为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肌肤的触感在指尖荡漾开来，在那一瞬间，无法名状的焦虑感爬满了意识的各个角落，没有由来的忐忑又随着汗水蒸腾翻滚。

我索性俯下身，让他的气息在自已的面前氤氲。想让那慵懒与疲惫流入全身；想将那乖戾的沧桑据为己有。

尽管我是他的造物。

“那么你要拿什么作为交换呢？“

他玩笑般问着。

从没有血色的眉宇间沉淀出如箴言般纯粹而又真诚的微笑是一件令人惊诧的事。

“我的全部。”

她回答得毫不迟疑。

她无机的双瞳中泛着淡色的萤火，那苍白的面色下写满了飞扬跋扈的占有欲。

她如星火般曼丽，又同深渊般幽邃。

论其种种，她是奇迹，也是深陷囹圄的夜雀。

矛盾间渗透出的神秘感令我陶醉不已。

她那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也令我痴迷。

而我又在做什么呢？如往日般故作镇定？

但此刻的狼狈按下了我高傲的头颅。

被冷汗洇湿的报告书凌乱地挤在尚有余温的桌面上，本应该触手可及的钢笔与眼镜此刻也不翼而飞，昏黄的灯下，我那伴着睡意的潦草字迹仿佛在试图描画出我那陆离斑驳的梦。

……

比起这些，那句简短的回应如摧枯拉朽般肆虐我的理性。

她将双臂搭上我的肩膀，用那无神疲颓却又近乎绚烂的双瞳攻克我的心智，釉质般的肤色泛着孔斯的月光，这样的她我只能如此形容——

神的赠礼。

但再完美的事物都有一隅充斥晦暗。

意志与灵魂就是她的血与泪。

进制与规则充当她的肉与骨。

她是我的失败，我的疯狂；也是我的宣言，我的盟誓。

或者说她是我的作品。

过量计算而产生的余热因为她的靠近扑面而来——这已经是当今科技对HCO这一物质的探索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更何况我留给她的礼物还不仅如此。

“你靠得太近了，Ashen。”

话这么说着，但她还是放下手帮我理顺了打结的乱发。

“我可不这么觉得，博士。你对我产生的排斥只是你对自己在社交过程长期没有进行过的接触行为感到不适。”

是啊，她说得没错，仅凭言语是无法反抗愿望的。

只是让她和卡列林娜呆在一块不是什么明智的判断。时间长了，她八成会把我那为数不多的个人隐私全都告诉小艾。

“……。”

不知是因为那有些难忍的燥热还是什么别的，我的脸涨得通红。

“你说是吧？那么用我那干瘪的躯壳能从你那换来怎样的史话呢？先生。”

古怪可爱的精灵俏皮地笑着尴尬的